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二

國風

歙汪梧鳳著

召南許氏謙曰召公奭姬姓或以爲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召城杜預曰在雍縣東南亦曰召亭水經注雍水又東經召亭南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閻氏若璩曰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詩之召召南在文王西京非東都也

鵲巢四則

重始嫁之德也使人君而知御之將之成之之說則齊尊配德之義明而衽席不憂其無辨矣使夫人而知居之方之盈之之說則從人逮下之義明而牝雞

不憂其司晨矣此關雎之化也所謂百辟其刑之者
與
鵲爾雅鵲鵙醜其飛也翪禽經鵲以音感而孕埤雅
一名乾鵲鵲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
受卵鳩爾雅鳲鳩鵠鵴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
穀陸璣云一名擊穀一名桑鳩禽經鳩拙而安埤雅
一名搏黍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
維鳩方之戴氏震曰古字方房通如既方既阜實方
實苞卽房字房之猶居之也
孔疏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鄭箴膏盲云禮

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言迓之者夫以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

采蘩四則

采蘩或云親蠶之詩朱子並存其說亦謂蘩所以生蠶以豳風春日采蘩之蘩亂之也爾雅蘩皤蒿郭註云白蒿陸璣亦云卽皁雅所謂今覆蠶種用蒿者是也此七月所詠之蘩也爾雅䕡謂水草之蘩爲莪則

此詩所詠之蘩也詩明言于沼于沚于澗而孔疏以爲非采自水中是未知蘩不一而名一也后妃采荇公侯夫人采蘩荇蘩皆水草左傳所謂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者也又周禮王后之首服三副以覆首如今步繇服之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鄭箋誤以被爲次次非祭所服故訓在公謂視濯溉饎爨之事朱傳誤以被爲編故兩存祭桑之義而未定其說不知說文云髲益髮也釋名云髲被也髮少者得以

被助其髮也。故戴氏震曰被髲通。亦謂之髢。此言髲。鄘言髢。皆不在首服副編次之數。其上仍加副焉。據此則明乎蘩之爲髲被之非編與次而詩之爲美夫人能奉祭祀無疑矣。

蘩毛傳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鄭箋以豆薦蘩菹。按周禮註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無蘩。夏小正傳云苿蘩由胡。蘩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皆豆實也。

公侯之宮毛傳廟也。故齊詩說春秋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桷。註宮廟也。詩經胡傳凡祭豆之

品四葅之類七示物咸在偶掇一蘩耳指定在宮爲薦蘩失之

薄言旋歸鄭箋自廟反其燕寢按箋云釋祭服而去髮髢也夫被已去矣何祁祁之足詠也且考禮經無釋服於廟之文玉藻君朔日視朝猶適小寢乃釋服則祭可知也夫人之於祭更可知矣

草蟲四則

序以草蟲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毛鄭孔皆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釋之誤矣宜從朱傳

草蟲阜螽戴氏震曰阜如四牡孔阜之阜大也猶曰

喓喓行聲者草中蟲也趯趯然躍者螽之大者也聞其聲泛曰草蟲而已見其物乃曰阜螽爾雅以斯螽阜螽草蟲爲三類因詩傳會非詩意也毛傳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周南螽斯蚣斯螽毛傳皆云蚣蝑也毛氏之說本於爾雅阜螽蠜草蟲負蠜蜇螽蚣蝑詳考之詩乃知爾雅此條不足據詩祗言螽未嘗分別其種類草蟲本無定指阜大也斯辭助阜之爲阜斯之爲蜇字體贅且僞不合經義竊謂詩之難言爾雅猶或失之況後人乎按草蟲感物類之愁人也

蕨爾雅蕨鼈註江西謂之鼈陸璣云山菜也初生似

蕨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釋文初生時似鼈腳故名焉埤雅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故謂之蕨按采蕨感物形之不舒也

薇爾雅薇垂水註生於水邊陸璣云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按薇一名迷蕨疑卽莊子所謂迷陽采薇感物味之不甘也

采蘋四則

毛鄭皆主教成之祭而毛謂古者嫁女必先禮之於宗室鄭箋辨之云女將行父禮女而俟迎者蓋母薦

之無祭事也則傳亦小誤朱傳從序說以爲大夫妻能奉祭祀考禮經妻無主祭之文而詩則曰尸之入廟稱婦而詩則曰季女似不可通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爲季蘭季女佩蘭者也則教成之祭說先毛鄭矣况蘋藻非葅葅不當亨奥不可云牖下種種未合則何如本昏義而從鄭箋之爲得與

蘋毛傳大蓱也爾雅萍蓱其大者蘋註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陸璣云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按蘋五月中有華華白或謂之白蘋韓詩

外傳沈者曰蘋浮者曰薸爾雅翼蘋葉正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萍無根而漂浮詩緝蘋可茹萍不可茹據諸說郭註誤藻毛傳聚藻也陸璣曰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其一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〻生故也于以湘之毛傳烹也鄭箋烹蘋藻者於魚涪之中是鉶羮之芼按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宫祖廟既毁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註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羮菜祭無

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考之禮主婦薦豆豆無荇蘩蘋藻實以菹醢作菹之法生爲之今曰湘則爲芼非爲菹也菹與醢相從實諸豆無烹事者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湆烹之朱傳訓湘爲粗熟而淹以爲菹非是

宗室毛傳曰大宗之廟也按昏義註宗子之家也又謂祭其所出之祖牖下朱傳以奥訓之誤奥遠戶其地幽奥故名奥牖近戶與奥名實異鄭箋謂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蓋以爲戶外之牖下說勝朱傳

甘棠四則

韓詩謂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以勞百姓非先君文王之志出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閒而聽斷焉鄭箋本此而去其營召之說蓋營室以居雖聖賢不能廢靈臺靈沼文王猶自爲之孰謂營召而非文王之志者鄭氏亦覺其難通而去之矣第仍其說曰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不知所謂不重煩勞者又奚指也豈必就訟者之便輒止而聽之不煩其赴訴乎則訟不一人是不一地所茇所憩所稅亦必不止一甘棠僕僕於道知不然矣乃其翦茇爲草

舍止舍小棠之下則猶韓詩不營召之說耳不足據也劉氏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其說與朱傳循行布政之說皆可通鳳謂其於甘棠之下也或聽訟與或述職與或布政與皆不可知要不過偶一休止而後人思其德愛其樹如此此可以見召公矣故韓詩鄭箋之說必不可用餘亦鮮據無可泥惟朱傳或舍甘棠之下一或字可以破羣疑而會通諸說矣

甘棠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杜甘棠陸璣云白棠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

也說文牡曰棠牝曰杜通志甘棠謂之棠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海紅子按爾雅曰杜甘棠蓋杜之甘者棠也郭註今之杜棃赤棠也誤

召南文王時詩召公不應稱伯蘇氏轍曰思者之辭也則詩仍作於武王世追思食采時事故詩編召南而爵書召伯召漢書引作邵

茇毛朱皆訓作草舍誤羅氏中行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

行露三則

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

迎之女持義不從而作是詩與韓詩大指相同朱傳似亦用其說考周禮仲春會男女而有奔者勿禁之文則禮固可不備矣況既許嫁則夫婦之義已定因小失禮而乖大義是不可訓宜從鄭六禮强委之說爲正蓋如鄭公孫黑强委禽於徐吾氏女女卒不從而適子南事正相同女固未嘗許之嫁也未嘗許而强委之若托於有家之禮甚且速之獄訟而其不從之志卒不爲强暴所汚故足美也或曰是則然矣奚以見召伯之聽斯訟與戴氏震曰誰謂云者衆不能察而歸之聽斷者之明也雖然以文王之化召伯之

教而猶未免於男女之訟於是有謂召南被化未純不若周南者有謂二南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者有謂此貞女自誓之詞非眞有此事而聽斷於召伯者不知朱均管蔡以聖人爲之父兄猶不能化況於疏遠之民乎神禹之德豈孫文王然而下車之泣已前此矣是固無容多爲之說者也

雀說文依人小鳥古今注雀一名嘉賓爾雅翼雀小佳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性極多欲字通於爵飮器以爲名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鼠爾雅翼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按爾雅

鼠屬甚繁有鼣鼸鼬鼩鼭鼶鼤鼥鼨鼮鼳之別皆

異種漢書屋鼠不熏穴牆者蓋常鼠耳

羔羊六則

臣㬅伏讀

御纂詩經傳說彙纂曰詩序云羔羊大夫節儉正直也裘儆不易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是以知周之隆也未萬和平室家無事也羔羊從容朝廷亦無事也夫其無事者非不事也君心淸則臣節儉君心明則臣正直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不可已者亦順應而無容私焉日事事而行所無事故不

見有事也或多事而事廢或省事而事理爲治者可以嚮所向矣臣謹按是詩非

聖人恭已率物躬致如成周之隆者必見不及此用敢恭錄以私備省覽

羔說文羔羊子也犇五月生羔羍六月生羜七月生羍羊爾雅羊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黃腹絕有力奮墷雅羊性喜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

序云德如羔羊朱子以爲衍說而孔疏云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贄

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據此似序說亦有義存參

素絲五紽孔疏織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按紽釋文作它又作他英裘之紃也鄭風云三英粲兮亦紽數也或三或五皆約畧言之

退食朱傳退朝而食於家也鄭箋訓減膳孔疏引趙盾魚飧公孫宏飯脫粟解之非是古人非天災無減膳之制當從朱傳

羔羊之革毛傳革猶皮也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朱傳從毛寫官記革非皮也革不可爲裘皮也而似

革儉也其說似勝

殷其靁一則

序云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孔疏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考文王終其世未嘗稱王都豐後召伯又何得有大夫疏又云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據此則召伯固宜有大夫不必王而後有大夫也蓋天子之卿有屬諸侯之卿亦有屬大夫屬大夫也鄭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說最明晰

摽有梅二則

戴氏續詩紀謂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詞其說本申公詩說最善不得因豐坊僞竊弁廢戴說也

梅爾雅梅柟註似杏實酢又荆州曰梅揚州曰柟摽說文作受物落上下相付也

小星四則

諸侯一娶九女娣姪與嬪而八故詩以三五况之小星則微而無名者其抱衾與裯而從衆妾以往之宫人與詩當即宫人之所作乃能道衆妾義命自安之

心則宮人猶賢矣而況於衆妾乎況於夫人乎故曰

小星椮木之化也

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箋衆無名之

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進御於君也心

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疏知三爲

心者心實三星公羊云心爲大辰知五是噣者元命

包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爲鳥喙

則喙者柳星也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星按朱傳三

五言其稀不能泥定心柳然下章言參昴確有所指

則此指心柳理或然也

維參與昴毛傳參伐也孔疏天文志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鋭曰伐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然故言參伐也毛傳昴留也孔疏元命包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夏小正四月昴則見釋文昴音卯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晉志昴七星天之耳也按昴集韻引作昴五音集韻同

裯爾雅幬謂之帳註引詩作抱衾與幬則裯應訓帳毛訓襌被誤

江有汜四則

序謂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傳亦同惟黃氏震曰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爲媵之美其說得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亦既存其說於附錄之中矣臣又

伏讀

御纂詩義折中一章曰或其後也悔而迎我則我將如汜之復入於江乎蓋望之也二章曰其後也又安處而不來迎我則將如渚之不復入江乎蓋疑之也三

章曰既不間我是終不悔矣我雖思之亦屬無益其變嘯嘆爲咏歌如沱之不復入江乎盡安之也總案曰詩序江有汜美媵也思而不怨困而能亨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女子能之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汜之夫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御論精微足訂毛朱之誤其分章訓解卽同總案彙載後放此

詩所言之江係梁州域當在灌縣之下重慶之上

汜爾雅决復入爲汜註水出去復還鄭箋喻江水大

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按朱子舊說江汜卽今夏口夏口屬荆州非是

沱爾雅江爲沱註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禹貢錐指灌縣舊志大江經縣西三十三里分爲二派其一東南經崇慶州至新津者今謂之南江其一東循灌城者今謂之北江北江又分爲三派其一東南逕温江過府城南入新津合大江者爲流江其一自縣寳缾口直東入五斗口東北經郫縣新繁過府城北折而南合流江者謂之郫江其一自寳缾口東北穿三泊洞又東北經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者爲湔水參

考諸說大阜江即鄰水實岷江之正流郫江即禹貢梁州之沱流江乃李冰所穿與郫江爲二江者郫江號北江惟東合湔維又東南至江陽入江者爲禹貢之江沱餘皆後人所穿鑿或以郫江創自李冰且指流江爲岷江之正道誤按水經注禹貢所導一爲梁州之沱今郫江是也一爲荆州之沱古夷水是也鄭箋主東別爲沱之說當在梁州

野有死麕四則

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則非特懷春如玉吉士誘之之說皆不可出諸口即末章亦何不可指爲淫奔

者潛期密約之語乎故不若從朱傳詩人美之之說

爲合然朱傳以末章爲述女子拒之之詞猶未盡善

又不若朱氏公遷云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

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　鳳謂非特末章全詩

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卽所謂女子生而願

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

士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干以非

禮之意已凛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

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於是申言之若曰彼非吉士

而或無媒妁之導者悅不可感尨且欲吠矣蓋旁觀

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眞有强暴之汚而女
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

麕爾雅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釋文麕
本亦作麏又作麇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按儀禮納徵
元纁束帛儷皮註儷兩也皮鹿皮故詩以麕鹿起興
白茅包之猶易藉用白茅之義

樸樕爾雅樕樸心按樸樕有心故名心取松柏有心
義喻貞女之操也

鹿爾雅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麖說文鹿
解角獸也爾雅翼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

何彼襛矣三則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日知錄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是傳說非也後儒有據春秋莊公元年及十一年兩書王姬歸齊之文而斷爲桓王妹下嫁齊襄者申培也斷爲桓王女下嫁齊襄者戴林也斷爲莊王妹下嫁齊桓者洪容齋也然考桓王乃洩父之子平王之孫洩父早死故桓即繼平若云桓女莊妹則洩父之

孫非平王之孫矣戴洪二說非也若以爲桓王妹則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叉俟莊王卽位四年而後嫁豈有王姬而待字至二十七年者則申說亦非也朱子從毛傳而兼存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之說且云未知孰是考春秋兩書王姬歸齊一齊襄一齊桓此後無聞焉說者殆意指桓公耳不知襄與桓皆僖公子並無襄公子娶王姬事鳳因合參諸說事以經爲證義以聖爲衷乃爲之說曰平王宜臼也其曰孫者溯父未立之詞也且孫以下皆得以孫概之猶祭而祝告之文概稱曰曾孫也齊侯之子桓公

也在位三年而猶子之者昏禮告廟以父臨之則猶
父在之詞也其所以得列於召南者美伯主也猶詩
之進魯於頌書之進費誓秦誓於周書也況二南昏
禮則有關雎鵲巢矣教成之禮則有采蘋矣助祭之
禮則有采蘩矣而獨於王姬下嫁之禮闕焉因桓公
行親迎之禮以尊周而詩人美之聖人取以附之召
南備禮勸善垂訓萬世之微意於是乎在何必泥召
南無東周以後之詩而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
齊一之侯為此支離不可據之說乎至於齊襄禽獸
耳何美之可詩何詩之可附於召南此又無容置辨

者矣

唐棣爾雅唐棣移筆談豳詩云六月食鬱及薁註鬱棣屬卽白移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卽郁李也郁薁同音註謂之蘡薁蓋其實似蘡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卽郁李也薁也常棣也按唐棣爾雅註似白楊江東呼爲夫移考夫移一名蒲移一名白楊喬木也與唐棣無涉陳藏器本草以扶移釋唐棣而以薁李混之亦誤當以沈氏筆談爲是

李埤雅東方之果性難老品在桃上其類有三一無實李休也又名趙李一座接慮李也又名麥李一駁李赤李也其子赤見爾雅

騶虞五則

毛氏寫官記考周禮射儀云樂以騶虞疏云此天子掌獸之官也戴殖鼠璞云騶如七騶六騶矣虞如山虞澤虞矣然則爲此詩者或亦感仁恩之廣足以及物故假司獸嘆美之理固然也此說本之歐陽永叔嚴坦叔未爲無見 鳳 謂古者騶虞掌獸原取仁獸之名爲名猶之伯趙司至金烏辟惡檮杌名史獬豸名

冠之例故詩人嘆美文王借以爲喻官耶獸耶皆可通也或又曰騶虞天子之官文王不應有此不知春秋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則諸侯固得有騶虞矣

葭爾雅葭華註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說文禾之未秀者

豝爾雅豕豝豝周禮註二歲爲豝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按壹發五豝豝雖有五只壹發而已毛鄭作不忍盡殺解極合若朱傳訓中必疊雙則似專美善射不足以見文王之仁矣

騶虞毛傳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淮南子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於紂按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魯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註莫有易者朱子雖主毛義然詩序辨中亦存是說故錄以備考

蓬爾雅齧彫蓬薦黍蓬說文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埤雅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通志草木略菰曰蓬今人謂之茭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

彫胡可作飯故曰䅯黍蓬者野麥也不能結實惟堪
薦藉故曰薦

詩學女爲卷三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邶自紂城而北謂之邶今邶城在河南衛輝府東北

柏舟三則

毛鄭孔本小序皆以爲仁人不遇之作朱傳獨斷爲婦人之詩且疑婦人爲莊姜眞可謂善讀是詩者第因誤解亦有兄弟四語及末章不能奮飛一語於是難之者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不應據兄弟更不應言去遂決以爲仁人作夫周公仁人也其常棣之詩一則曰莫如兄弟再則曰兄弟急難三則曰兄弟

閱于牆外禦其務孰謂仁人而忍以兄弟爲不可據者微子殷之仁人也去而歸於周季札吳之仁人也去而耕於野又孰謂兄弟而不可去者蓋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義不得據兄弟故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非欲據兄弟也婦人從夫從子義無可去故曰不能奮飛非眞欲去也此以知非婦人不爲此言非賢婦人不能爲此言是詩宜從朱傳爲莊姜作可無疑焉何則正風周南始關雎召南始鵲巢所謂造端乎夫婦也柏舟則夫婦之道乖矣故以首變風且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莊姜詩柏舟次於其前篇以類

從義以相貫況以事證詞以詞逆志尤有可得而言
者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
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莊姜
惡之是州吁之亂莊姜早灼見而心憂之矣其首章
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言此身如舟之汎汎無所據
也時莊姜以莊公爲之夫以桓公爲之子目前之象
宜若可據然惟心如鑒之不可以茹者或無憂耳而
我心則非鑒也雖有兄弟義不可據仍思進諫莊公
幸其一改乃又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欲回其怒或宜
少自貶損無如內之以正自持外之以禮自守又皆

不可得而變既逢怒於莊公斯見慍於羣小覯憫受侮惟有拊心自痛而已夫莊公日也莊姜月也月之微憂已之失位也日之微憂公之以亂終也此胡迭而微迭字之義也如匪澣衣喻憂之無可解不能奮飛知禍之無可逃言至於此雖虞舜窮人無歸之痛不是過矣嗚呼此眞仁人之心仁人之言也則雖謂莊姜爲衞之仁人奚不可者何容執朱子孟子之詁而必以序說爲長哉若韓嬰劉向亦以是詩爲婦人作而實之以宣姜則又不知類之甚者矣

柏爾雅柏椈邢疏一名椈廣雅栝柏也埤雅柏性堅

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

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註五席莞次蒲熊用

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說文席薦也

綠衣一則

鄭箋以六服之製古無此衣改作褖衣非是周禮內

司服掌王后六服皆以素紗爲裏今綠衣反以黃爲

裏喻嫡妾易位也

燕燕四則

詩義折中疏燕燕之首章曰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

遠送于野者有所謀也其三章曰實勞我心止泣也

不泣而勞心者所謀之事未知濟否故心憂之不止傷別也其卒章曰能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濮陳地也史記曰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碏因桓公之母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於濮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賊之因也然則仲氏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野者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

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總案曰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弑立衛人爲從而莊姜戴嬀乃能內用謀臣外結與國討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究其所以成功未始不本於正也任天下之事不惟其才惟其德德具於身心非塞無以立本非淵無以沉幾非温無以和衆非惠無以循理非淑無以善慮非慎無以集成有此六者又加之以忠愛則德全矣以此定難何難不濟以此圖功何功不成然則人之所以任事與夫擇人而任以事者讀燕燕之卒章亦可以得其大凡矣

燕爾雅燕燕鳦郭註一名元鳥齊人呼鳦夏小正二月燕乃睇爾雅翼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大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榱間按元鳥卽朱鳥一名鷾鴯

頡之頏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鄭箋與戴嬀將出出入前却埤雅言其一上而一下禽經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背飛頡頏是也世本古義頡說文云直項也頏爾雅云鳥嚨也蓋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雙燕各飛與莊姜與戴嬀形影相望

也

仲氏毛傳仲戴嬀字也孔疏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按禮記男女異長註曰各自爲伯季據此則戴嬀厲嬀娣也故稱曰仲氏

日月三則

莊姜憂完之不定位也若曰日月固並照並胥並出者也今則已失其常道而不古處矣不古處以不相好故也不相好以無良故也於妻如此於子可知其胡能定完之位乎然完者吾之所恃以終此身者也苟完而有定乎寧使其終不我顧我報而我亦可與

之相忘也苟完而不定乎雖使其我顧我報而亦不足稱述也蓋絕望於其夫不得不注心其子其再四言之曰胡能有定者望其有定而終憂其無定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此也朱傳以是詩爲不見答於莊公而作不若鄭箋定完之說爲長

畜我不卒鄭箋畜養卒終也按莊姜夫既如此則所恃以終此身者完耳今已逆知其不能定位是將不得所終也父母畜我固欲我之有所終而乃至於此故呼父母而痛切陳之曰畜我如追罔極之恩也曰不卒如訴殺身之悲也歌以代哭此之謂矣何屺瞻

曰父兮母兮二句鄭箋微曲當如朱傳

報我不述毛傳循也鄭箋不循理也按述陳也不述

不自陳說也

終風五則

華氏調鼎曰是詩傳說爲是序首句莊姜傷已信矣

下云遭州吁之暴亦謂莊公過寵州吁以侮慢已而

毛鄭遂以爲州吁之暴惡侮慢眉山東萊諸公多從

之玩謔浪笑敖悠悠我思願言則懷等語則不可施

於母子之閒矣按何氏焯亦云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愚謂莊公雖狂蕩暴疾而始之待莊姜者禮雖不至

情竇未衰適爲衆妾所惑如風之蔽日且深一日而情亦遂薄矣首章曰終風且暴日出而風雖風有耀莊公之本心未盡蔽所以顧我則笑也但其謔浪笑敖之習我無德以化之故中自悼耳次章曰終風且霾風而雨土日光蔽矣惠然肯來蔽或開也莫往莫來遂終蔽也雖曰終蔽寧遂忘之亦惟有悠悠我思而已三章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則蔽漸深日全無光矣故寤則不寐而鬱不得舒如欬者之思嚏也至於卒章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則狂惑愈深開霽望絕而其心傷矣然不曰傷而曰懷則猶冀其君之一悟

過之一改也其憂愁幽思有離騷之悲憤焉秋風團
扇之詞方斯淫矣
終風毛傳終日風爲終風孔疏韓詩云西風也且暴
爾雅日出而風爲暴孫註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毛
傳疾也按暴說文又作瀑疾雨也
終風且霾爾雅風而雨土爲霾孫註大風揚塵土從
上而下也朱傳雨土蒙霧也釋名晦也
終風且曀爾雅陰而風爲曀孫註雲風翳日光釋名
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按曀韓詩作壇薛君章
句曰天陰塵也

願言則嚏月令季秋行夏令則民多鼽嚏註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釋名聲乍嚏而出也按鼻之氣窒嚏則稍舒蓋借言鬱極求舒之情耳朱傳謂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似泥嚏釋文作疌又作啑刧也毛傳訓嚏為跲與敖同玉篇敖欠張口也

擊鼓五則

毛氏奇齡曰是詩非怨州吁作也春秋閔公三年戴公渡河廬漕漕未城故廬而處之或曰露處焉其後僖二年文公乃復城楚邱漕未城故復城楚邱若曰州吁已城漕誤矣 鳳 謂漕衛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

野處漕邑載馳序曰露於漕邑邑則有城矣曰野處
曰露處者正以下邑荒陋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
莽云耳文公之城楚邱因利築城度土建邦猶之商
之五遷周之遷岐遷豐遷鎬耳遂謂漕無城焉非也
且州吁之城漕也亦如浚洙城郎之類非創爲是邑
故鄭箋曰修理漕邑況未幾州吁死則漕之增修與
否皆未可定安知是城非方修而中輟或已修而復
毀不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城謂城漕非
州吁事也且卽證以詩中平陳與宋一語考衛與陳
宋共事於南國惟州吁伐鄭事爲有據餘鮮合者故

序以擊鼓怨州吁而作無可疑矣

踊躍朱傳坐作擊刺之狀也用兵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孔疏古者謂戰器爲兵按州吁好兵有踊躍從事之意故曰踊躍用兵不必指定敎戰

城漕毛傳衞邑也通典滑州白馬縣衞國漕邑按漕故鄘地秦時爲白馬縣漢仍其名屬左郡今河南衞輝府滑縣

我獨南行鄭箋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

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按鄭在衛南故曰南行

從孫子仲毛傳謂公孫文仲也鄭箋仲字也戴氏震曰衛有孫氏子仲字也

凱風六則

毋欲嫁欲則未有其事故孟子以爲過小不安其室欲也不忍其子性也孝之性失則慈之性亦失孝以成慈其凱風之謂與

凱風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李註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

棘爾雅終牛棘郭註卽馬棘也說文小棗叢生者毛傳棘難長養者鄭箋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朱傳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其心又稚弱而未成者也按詩話云棘如棗而多刺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貳棘亦名酸棗筆談云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朿音棘木芒刺也以棘列生獨卑故取爲七子之喻蓋四月棗葉生正凱風之時也

浚毛傳浚衞邑也按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爰有寒

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謂浚儀之寒泉阪非也考大明府開州治濮陽廢縣也方輿紀要曰舊城在今治西南三十里為顓頊之墟亦曰帝邱夏為昆吾氏所居春秋傳三十一年衛成公自楚邱遷於帝邱卽此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後曰濮陽以地在濮水也

詩首章三章頌母二章末章責已凱風能長萬物天之功也寒泉能養萬物地之功也皆比母之長養七子故曰母氏勞苦鄭箋謂與七子不能如寒泉非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毛傳睍睆好貌鄭箋睍睆以興

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按睍睆朱傳作淸和圓轉之意毛氏奇齡曰睍睆者好視也又出目貌若云音則在下文載好其音句與此句無涉又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當葚熟之時每來伺桑間蓋凱風吹棘時也

雄雉三則

序云刺衛宣公鄭箋曲就其說訓泄泄其羽謂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容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訓上下其音謂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支離已極且曰羽曰音一雄雉耳忽訓爲喻忽訓

爲興比興究安屬耶宜從朱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爲是

雉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雉海雉翟雉山雉翰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䍐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按爾雅雉十四種無盧卓有鷂奮而喬翟甾並從鳥搖作鷂重見稀作鵗蹲作鷷餘同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按爾雅展誠也實勞言勞之甚展字訓誠猶言非爲他人誠以君子之故實勞我心耳朱傳云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君子之勞我心也

其說費解

匏有苦葉五則

易之大過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一曰无咎一曰无攸利蓋成仁則身可殺而坎窞固不可入也吾讀匏有苦葉一詩而得君子守身待時之道焉夫苦匏尚葉厲揭隨時而盈則不可以厲揭矣盈而求濟濡軌則必不能濟雉而求匹牡則必非其匹違道失身祇自辱耳此所謂枉尺未有能直尋者也然則求匹奈何必如士之歸妻雁以具禮日方向明而又及仲春嫁娶之候然後妻可

得而歸歸妻者且然而謂可輕身求非所匹如涉者之濡軌以濟乎且即不濡軌矣而猶未可輕進也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必天地交泰而後賢人可類進也不然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無匏共濟舟其遂足恃哉夫古之以夫婦喻君臣者多矣先儒顧以求牡一言遂指爲刺淫之詩而於卬須我友之義自計難通 鳳不敢苟爲異同聊即本詩疏通其文義以俟後之知詩者論定焉

匏說文瓠也古今注壺蘆匏之無柄者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詩

楫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按匏可爲
笙又可爲飲器一名壺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鶡
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
於人共濟而已蓋匏爲總名甘者可食嘉魚稱甘瓠
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此詩所稱是也無柄者名
壺蘆七月稱八月斷壺是也陸璣以甘瓠爲匏誤
濟盈不濡軌按軌說文車轍也戴氏震曰軌毛詩作
軓說者又與軹相溷羅中行謂轂末爲軌謬甚轂末
乃軹也軌車轍也軓前軫也軹轂末也三字傳寫易
譌此詩爲車轍之軌以音考之軓軹皆不可協矣

鴈爾雅舒雁鵝郭註禮記出如舒雁今江東呼鳴李註野曰雁家曰鵞又鳧雁醜其足蹼其踵企邢疏雁陽鳥也鳧雁之類脚指間有幙蹼屬相著飛則伸其脚根企直也按雁關西呼鳴鵝南楚謂之鵞一名鴚夏小正正月雁北鄉九月遰鴻雁知時鳥也故以起興

旭日始旦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箋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按雁暮宿晨飛始旦飛鳴之時也

谷風九則

朱氏善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序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谷風爾雅東風謂之谷風孫註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

黽勉詩輯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强爲之皆謂之黽勉按黽蛙屬孫氏季昭曰蛙黽之行勉强自力故

回鮑

葑爾雅葑蓯孫註須一名葑蓯坊記註蔓青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疏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埤雅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服一名萊菔所謂溫菘也

菲爾雅菲芴也郭註土瓜也孫註葍類也又菲䓘菜郭註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花紫赤色可食陸疏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孔疏爾雅謂之䓘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按二菜上下皆可食上喻盛年下喻暮齒

無以下體言無棄其暮齒所謂及爾同死也鄭箋根
惡棄葉之說後儒從之似有可商
荼爾雅荼苦菜邢疏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
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
耳陸疏荼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菫荼
如飴内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詩輯經有三荼
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及唐采苦采苦
緜菫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
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
傳云荼萑亦英荼之類

薺爾雅薹薺實郭註薺子味甘邢疏本草云薺味甘
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
涇渭禹貢錐指涇水出平涼縣西笄頭山東南流逕
長武縣北汭水入焉又東南逕邠州逕高陵縣西南
入於渭水按笄頭山在崆峒山西一名薄落山故涇
水亦曰薄落水朱傳涇水出百泉縣百泉本漢朝那
及涇陽地今爲平涼縣地水經注渭水出首陽縣首
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
嶺上有城號爲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
首陽縣西與別源水合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

所謂渭出鳥鼠者也禹貢雖指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首陽西魏改曰渭源水與涇水合於高陵東流至淮陰縣入河按元和志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爲南谷山何氏渭謂南谷卽鳥鼠支峯縣志非是又考顧氏方輿紀要渭水出南谷在鳥鼠山西北大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今細繹酈注南谷三源合別流而出南鳥鼠山則鳥鼠導渭之始非渭源也呂祖謙曰詩人多

逝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葢涇濁渭淸天下所共知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旣合則淸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淸猶可見也

不我能慉按毛朱並訓養鄭箋訓驕說文訓起惟養義爲通考馬氏融廣成頌云疏越蘊慉註與畜通蘊畜猶積聚也詩上言有無黽勉下言鞠育顚覆則訓積爲尤勝非言夫之不我養言不以我爲能慉所謂旣阻我德也

式微一則

黎在壺關屬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北有故

黎城長治縣東南有壺關故城春秋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此黎為狄滅之據也方輿紀要黎陽廢縣在衛輝府濬縣西二里相傳黎侯寓衛時居此據此則毛傳以中露泥中為二邑必有所本但其名不可得考矣故從朱傳

旄邱二則

流離爾雅鳥少美長醜鶹鷅註云猶流離詩所謂流離之子疏云鳥之少者美長食母而醜流與鶹同卽梟也毛傳亦以流離為鳥而毛氏奇齡謂以比狄雖微末終當為患未可置之不問說與朱傳異然而其

義可采也蓋黎與衞鄰狄居其西衞初時無狄患黎
蔽之也黎爲狄逐而衞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率與
國以急兄弟之難玩寇失援蓋不待渡河廬漕而後
知衞有狄患矣
旄邱爾雅前高旄邱李註謂前高後卑按顧氏祖禹
曰旄邱在開州東北州志云卽衞風詠旄邱之葛者
考開州屬大名府宋之澶淵也東有高邱卽衞成公
所遷帝邱匪車不東詩輯黎在衞西爲狄所逐入衞
境而寓亦在西故往衞則東
簡兮七則

毛鄭於日之方中則訓以教國子於公言錫爵則訓以祭畢惠下之一散其說兩岐宜從朱傳作燕禮爲長簡兮簡兮鄭箋訓擇朱傳訓簡易不恭之意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鄭謂舞者之才足以御亂御衆而朱傳亦云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似多與詩義未允陸堂詩學商頌云奏鼓簡簡則簡簡鼓聲亦舞節也是簡兮簡兮擊鼓戒備將舞之時也在前上處總干而山立方舞之始也次章爲干舞狀其武猛曰如虎狀其巧捷曰如組自譽其舞也三章爲籥舞文武之舞畢而獻工之禮行奏鼓以始之錫爵以終之始終

只盡態極姸以自寫其舞狀醉顏不露一毫色相末
乃遠托西方寄懷彼美又若與本章絕不相涉者而
前數章感憤不平輕世肆志之精神胥湧見於筆墨
之外矣

萬舞孔疏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
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
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
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

轡朱傳今之韁也音證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轡爲
勒以勒爲轡者蓋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

勒而以鞚爲轡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
執爲轡審矣

籥毛傳籥六孔孔疏釋樂大籥謂之產郭註籥如笛
三孔而短小廣雅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
皆云籥如笛三孔按釋文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
舞許氏慎亦主三孔之說六孔七孔皆非也

爵說文禮器也象爵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三禮
圖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兌下方足漆赤
雲氣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

榛說文榛木也埤雅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爾雅

翼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鄭註禮曰榛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然則其字從秦蓋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

苓爾雅蘦大苦註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按一名國老一名美丹喜生下濕地

泉水九則

蘇氏曰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

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豈以其聲衛聲與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爲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或又云衛女作此以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風其說亦近理

泉水方輿紀要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有門泉泉通百道衛風所咏泉源在左者也或謂之百泉

淇按淇水發源衛輝府輝縣之共山蘇門山之別阜也山海經淇水出沮洳山水經注出隆慮縣西大號山皆非是隆慮縣卽林慮縣今彰德府之林縣其地有隆慮山一名黃花山洹水發源於此非淇水也淇水至頓邱西合泉源水頓邱亦名五軍在濬縣西泉水入淇之處

泲毛傳地名按泲卽濟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其源發王屋山下既見而伏出爲二源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三里東源周回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去東源二里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與東源合而

東流水經注北濟水自濟陽縣北東北經煮棗城南城在今曹州西曹古曹國漢爲定陶卽禹貢東出於陶邱北是也會下飲餞于禰句考之詩所言之濟當在今之曹州

禰朱傳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按方輿紀要大禰溝在今曹州西一名宛水漢宛句以此名故寰宇記謂溝在曹州宛句縣北七十里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輯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按問當作存問解姑姊朱傳

卽指諸姬考古無勝姑姊者不若鄭孔主在母家者爲是

出宿于干飮餞于言朱傳干言地名隋志邢州邸縣有干言山按干言山在北直順德府唐山縣八里顧氏祖禹謂卽詩所詠干言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以爲詩所指干當卽此地考干言山與沛禰南北異轍且不應一山名而分言之發干城在今東昌府棠邑縣去衛地不遠其說近是然言無可考姑闕疑

肥泉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按肥說文或作淝爾雅歸異

出同爲肥今是水異出同歸故名在淇縣東博物志謂之澳泉

思須與漕毛傳須漕衛邑也方輿紀要須城在滑縣東南二十八里詩思須與漕漕亦作曹即白馬縣今之滑縣也

北門二則

陳氏際泰曰北門忠臣困於事也北風勞臣困於事也北門得困之二焉而無其酒食北風得遯之初焉而無其繫戀

王事政事日知錄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

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北風三則

北風雨雪重陰極晦之象喻亂也其君昏狐烏喻小人也其臣邪其虛其邪二句去者相戒之詞言無容舒遲亂既亟矣去亦當亟也小序刺虐之說朱子旣辨之而以狐烏為不祥物固勝於毛鄭赤黑莫辨君臣相承為惡之解然而所見莫非狐誠不祥矣烏則未可例言今適

詩義折中作喻言為不磨也

北風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雪說文本作䨮凝雨元命

包陰凝爲雪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埤雅雪六出而成華言凡草木花五出雪花獨六出陰陰成數也霏說文雨雪貌朱傳雨雪分散之貌按喈則怒而有聲霏霏久而不絕不止涼與雱矣狐祅獸也烏一名鴉其名自呼體全黑令人聞譟則喜聞烏啼則唾故輒唾其凶也

靜女一則

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註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毛鄭本此由解全詩以就己說不知左氏固斷章取義也朱傳主淫奔之說後之議者以彤管爲

主宮女史之筆靜女無從得之以貽人遂據此以懲其論夫管之色形者不必止女史之筆歐陽氏之說固足據矣愚謂卽作女史之筆亦無不可蓋細繹是詩其爲淫詞無疑然而其男實甚蓋男調女之詩也首章愛而不見則女固若彷彿見之而竟未之見也詞義甚明次章則旣見矣而曰貽我彤管非眞貽之也彤管所用以書女史者彤管喻女之拒也然拒者自拒悅者自悅而女固未之許也未之許故愛而撤之而謂之靜女至於歸荑則許之矣故不曰靜女而曰美人則已愛而親之矣然而初非女有成約也倘

以明之始俟我于城隅終歸美於自牧旣地非一地
當時非一時屢挑而惑於是彤管之拒不終而自牧
之荑斯贈矣詩辭具在善讀者皆可意領也何疑乎
朱子之說乎若鄭箋歸荑之支離曲解文義俱乖而
左鄭右朱者夫亦可以不必矣

新臺四則

亂始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信
哉

新臺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
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

新臺按鄄城在今濮州觀城縣屬濮州黃縣在今東昌府冠縣春秋時晉邑通典之說非也濮爲衞地觀城在濮州西北八十餘里而水經注云鄄城北岸則地當在鄄觀之間明正統時鄄城爲河所圮新臺故跡今不可考

河水禹貢導河自積石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按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三千三百里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萬五千餘

里河源其間元史命招討使都實求河源以大雪山爲崑崙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在星宿海東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其說非是地里今釋曰崑崙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卽唐史所謂紫山也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搭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滙爲査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名阿剌腦兒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流千餘

里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毋打夭昆多倫河多拉昆多淪河自東南來入之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此卽大雪山元史所謂崑崙乃禹貢之積石今謂之大積石非崑崙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圖袞儀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此非禹貢之積石後人誤以葱嶺于闐爲河源伏流至此乃出故以名之今謂之小積石也河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

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爲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考河源有三一源葱嶺一源于闐一源崑崙墟葱嶺河有二流一西流入海不入中國一東流合于闐河注蒲昌海于闐河在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前人皆謂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與吐番河合流入中國然河之大源總以崑崙爲主卽有伏流重發亦別派之會合耳

戚施詹諸也首連於腹常俯而不可立人不能仰之疾似之籧篨戚施幷以物名爲疾名又以疾名爲媚態之名宣公非有此疾形容其強與齊女爲婚之媚態而已矣醜其狀而惡之也

二子乘舟一則

春秋傳衛公子伋使於齊盜待諸莘杜註莘衛邑也又成公二年鞌之戰晉師從齊師於莘註莘齊地考山東東昌府莘縣有莘亭道阨險自衛適齊之要道伋壽之死當在此莘實衛地與齊接壤云齊地誤也毛氏奇齡曰莘在河西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

一語爲據盜殺二子於莘則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
是詩非爲二子作欲實其莘邑臨河之說又謂莘新
同音新臺卽作於其地考衞與齊均在河北由莘入
齊無容渡河衞宣時猶都商之朝歌卽今濬縣自衞
都達莘未嘗不取道於河豈必入齊乃渡河耶況詩
又未明言渡河若肥若淇何不可舟者奚以明其渡
之必河耶且其時河猶未徙禹時故道未嘗有南北
中貫齊衞而界爲東西之一道其牽合新莘固屬無
據卽謂莘亦臨河而不知自莘入齊之必無事渡河
如謂莘必渡河入齊何以晉從齊師於莘不聞其渡

河而遁耶故是詩斷從舊說無可疑者